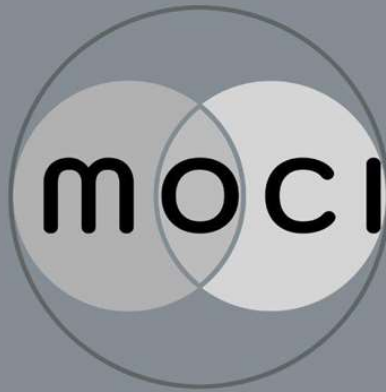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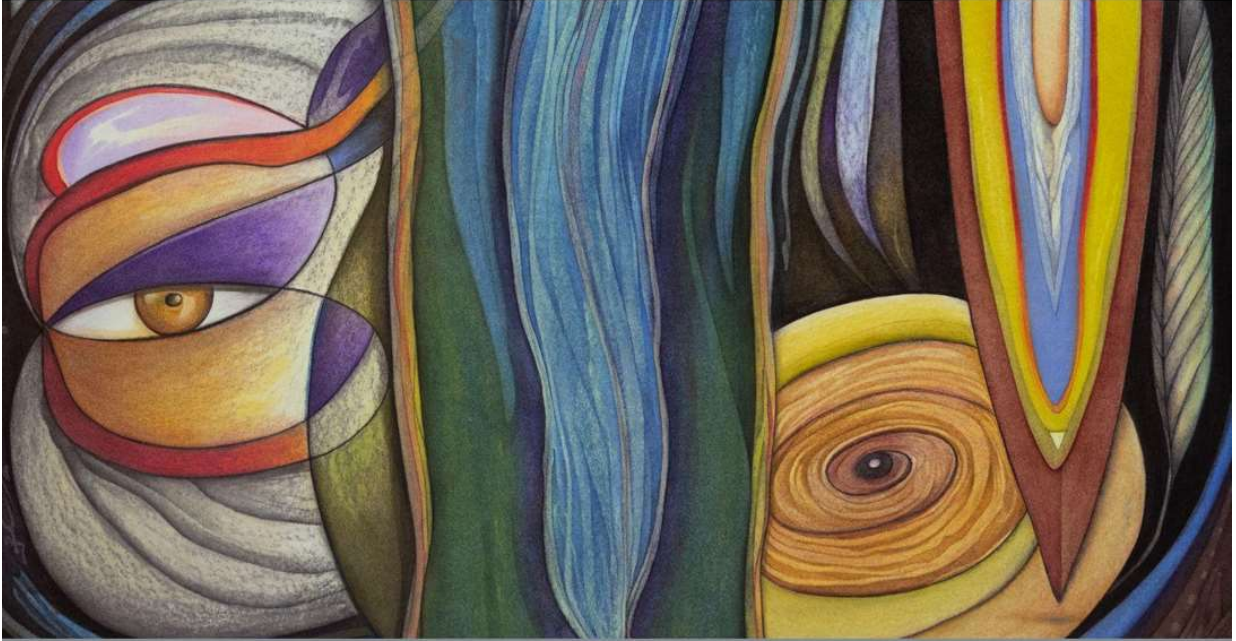


树下

# Underneath the Tree



By James Mahu | E3 : S1

译者 主权玫瑰 2023  
MOCI.life

# 树下

E3: S1

第一集：第三篇

---

原著 詹姆斯马湖 2023

翻译 主权玫瑰 2023

所有绘画皆是詹姆斯马湖作品

相关网站

[MOCI.life](http://MOCI.life)

[SovereignIntegral.org](http://SovereignIntegral.org)

[WingMakers.com](http://WingMakers.com)

[JamesMahu.com](http://JamesMahu.com)

中文网站

[mocilife.cn](http://mocilife.cn)

[sovereignintegral.cn](http://sovereignintegral.cn)

[wingmakerschina.com](http://wingmakerschina.com)

[wingmakers.com.cn](http://wingmakers.com.cn)

[jamesmahu.com.cn](http://jamesmahu.com.cn)

下列网站提供朗读版

[MOCI.life](http://MOCI.life)

英文

[mocilife.cn](http://mocilife.cn)

中文

中文版 1.0


版权声明：知识共享 BY-NC-ND

## Copyright: Creative Commons




此许可证允许重用者在承认和标明原著所有权的前提下，以非商业用途在任何媒介上以任何格式，复制和分发此素材。但是禁止编辑更改，禁止商用。

CC BY-NC-ND 包括以下元素：

BY  – 必须标明版权归属原作者

NC  – 仅允许非商业用途

ND  – 不允许对作品进行衍生或改编

# 树下

E3: S1

第一集：第三篇

女子指着不远处的一棵大树说。“我们去那棵树下吧。我曾经在那树下休息过。它应该认识我。”虽然光线不足，男子却听到了女子的微笑。

男子点了点头，这两位伙伴就一起走了过去。

他们到达后，女子背靠着树干坐下，男子坐在她对面。他们之间放着水壶。

“核心在不断深化，”女子开口。“持续奔向未知方向。对于主权个体而言是这样，对主权个体赖以生存的统一场而言，也是这样。个体-集体-整体意识不是静止的。意识通过时空进化，我们就是这个进化的一部分。我们也在进化，就连那些被牢牢困在最强大的生存危机矛盾之内的人们，也都在进化并会在未来某时，为统一场提供一些变革性的洞见。

男子在不太隐晦的焦虑中叹了口气。“但历史总是无数次的重演。那么多战争，都在证据这一点。难道我们就如此轻易的宽恕了人类的愚蠢？”

“我们要做的就是，汲取自己的内在智慧，将其应用到外在维度，通过我们的体现和创造，展示互联。谁都不是例外。我们作为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一个粒子单元，可以完美的履行这种对齐使命。完成这个使命的途径无穷无尽，数量堪比宇宙里的繁星。”

“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体现个体-集体-整体意识。世界的变化，在整体上很明显，但在个人的一生里，却显得非常缓慢，甚至看起来根本没变。如果我们能把人格和意识，外表和核心，脑和心融成一体，我们就只需要做个野生的生灵，那是我们真正的身份。”

“这听起来很自私...”男子说到。

女子摇摇头说。“如果一个人能活在互联中，就超越了自私的概念。我们只要做互联性的一个体现即可。至于体现的方式，嗯，那是无穷无尽的行为，不能被语言，数字和任何形式的定义所限定。这些用词都不是我的原创。这些特定的辞藻排列，不是我的独创，我只是在借鉴无数其他人的情感和思想。我的每个用词都来自我们所有人。这是所有人在发言。是整体。不是我。”

“你是在说，你的话语，行为，乃至所有的思想，都不属于你？”男子评论到。“如果你不是它们的主人，怎么享受人生呢？”

“你又习惯性的强调二元性，非此即彼。我们可以兼顾。我们在体验和表达中，既能感觉到独立自主，同时

也能理解到，我是指深刻的理解到，我们跟遥远过去的源头互联，也跟遥远未来的终极宿命互联。我们可以理解到，这两种认知能以伙伴关系协同运作。”

“如果能做到这些，就能成为更好的人吗？”

“更好这个词，本身就代表分裂。”

“你的回答是，不？还是说，这无关紧要？我有些糊涂了。”

“我们是主权个体，不止在一次人生内是这样，我们一直如此。我们是多次人生的集合体。而积分整体，是主权个体的集合体。美丽钻石的一个侧面，并不是这颗钻石，但它携带着通向这颗钻石核心的一扇窗。我们需要从那里起步。如果个体能如此这般的定向自己，就可以理解到，那种拥有权很难固定。就好比想要固定时刻流动的风儿。那些思想，创造或体现源于何处？在它们的起源时空内，是怎样被诠释的？那个时空，到底发生在我们这个时空之前，还是之后？或也许是同时？”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引导自己对准个体人生及其现实维度。在个体人生维度内，我们是人类，拥有身体，脑，心，人格和潜意识。在这个人生维度内，我们能体验并表达自己的互联性，表达那种活在统一性内的感觉，知道每个生命对于整体和个体而言，都是有价值的，都超越人类价值观中的评价。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兼顾，这是关键。”

男子身体后仰，用双臂支撑体重。“你说的主权个体，我以为是指...我。我是主权个体，但现在我发现，这是个新的定义。主权个体指的那个我，是存在于时空二元性内多个我的集合。在某种意义上，我从时空起始的第一个纳秒开始，直至当下，一直活着。当时空折叠进入非时空时，我们纳入活在整体内的命运归宿--个体-集体-整体意识，所以我依然才能在于那里。我理解的正确与否？”

“是的，但补充一下，整体的终点就是个体的终点，同时，个体的造物就是整体的造物。这个流动和运动具有全息分形属性。这个运作发生在时空二元性的所有维度层面。一个人的心和脑，如果没有在互联性中融合为伙伴，就无法想象这个恢弘进程。反之，如果能清晰的想象出这个进程的规模，它们就好比导航系统，逐渐流入你的生命。你就能开始看到，祂在呵护你，并全权处理你人生现实中的所有事务。”

男子低头看着自己的手，含混不清的嘟囔到。“我们又回到心脑的伙伴关系话题了。为什么？为什么不断重提这个话题？”

女子揉着太阳穴说。“我们的科学家说过，我们的脑内有 860 亿神经元，肠子内有 5000 万个，腹部有 1000 万，心脏内有 4 万。我们的脑神经元是心脏的 210 万倍。我们的脑是人类维度的主控。但我们的情感中心包括心脏，脾脏，和腹部，能跟脑进行神经和能量两个层面的交流。”

“我们的意识跟思想之间，思想跟大脑之间，大脑跟心之间，心跟意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这些沟通仿佛一种朝四面八方流动的交响乐章，有时候和谐，有时候矛盾，或两者兼顾。如果我们能跟这些交响乐和谐共鸣，就能传输互联。就这么简单。”

“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原理，”男子说，“为何总是会回到传输分裂和矛盾的状态？”

“那是因为，作为我们积分整体身份的整体，在时空二元性内的运作时，每一步都需要保持平衡和稳定。就好比手风琴的风箱，要缓缓伸展。我们的自由意志就体现在这里。我们有决定权。也许正是我们跟整体的连接感，在引导我们扮演分裂的角色，目的是避免我们过于迅速的奔向终极目标。我们渴望回避失败。在心和脑的最高境界中，我们都能潜意识的感觉到这些维持平衡的细节。我们也会照做。”

“这个运作，是用来理解互联的途径之一。这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文化构架，也不是可以为了哗众取宠而随意抛洒的新时代运动概念。这是个本质性概念，所以，其深度和广度都无边无际。或许个体倾尽一生，也摸索不到那个深度，摸不到其地面...天棚，或甚至四壁。”

“这貌似需要投入大量时间，”男子说。“但人们仿佛都却时间，或缺乏思考这些的意图。”

“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一些个体为此投生，将这些话语，形象，声音编撰存留。目的是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在短时间内体验到藏在分裂中的互联。让我们能容纳分裂，而不是因喜欢互联而逃避分裂。以便我们获得一种能力，以个体-集体-整体意识这个整体视角，把分裂看作自己的有机部分。”

男子听出女子的声音开始变弱，于是又给女子倒了些水。

她喝完后，凝视着繁星遍布的夜空和一轮新月。“抬头观看夜空，能提醒我们感觉到，自己是如此的浩瀚，感觉到我们的生活环境也如此浩瀚。但科技的屏幕，总会让我们感觉到自己世界的渺小。两者的区别不言而喻。科技会变得越来越普遍，越来越具有侵犯性。”

“我们为了跟科技共存，就需要尊重科技。科技能引导我们走向互联，也同样能轻易的创造分裂世界，将我们圈围在用数据特征定义的集群内，并为了喂肥经济而操控我们的兴趣。在时空二元性中，科技具有这两个对立的功能，因为，这就是我们集体的决定。”

男子喝了一小口水，并上下左右的打量女子。

“你的水壶在哪里？”他突然问到。

“我不带水壶。”

“那你怎么装水？”

“我把水装在自己体内，”女子微笑到。

男子献出自己的水壶。“我的可以给你。我随后在村里另搞一个。”

“不了，谢谢你。我不需要。”

男子放下水壶，看着她的眼睛说。“如果我是个主权个体，是核心，是那个活在所有体验和表达中的生灵，如果我真的是这个，同时也是个只活一生的人类个体，我...我怎样才能理解这个状况？”

女子的双臂伸展开来，仿佛拉伸一根线。“这就是主权个体，”她说完，又用右手将她刚刚画出的想象之线，

斩成几段。“这每一段就是一次人生。”

她又把手伸向那根想象中的线，然后用拇指和食指从那根线上抓起一个片段，举在线的上方--可能是代表个人的一生。“你就是这个片段人生。但主权个体不只是一次人生，祂是所有这些人生的集合体，是把多次人生连接成统一体的那根线。这就是主权个体的整体性。所有一切都是如此，就是这个整体性，让我们都活在互联中--无论我们是否能觉知到。”

她凑过来小声说。“但如果我们能觉知到其实是活在整体里，就可以在自己人生的每个瞬间的每个细节中，觉察到互联。我们就能看到互联。我们就能赞叹互联。我们就能对着互联微笑。我们就能全心全意的爱好互联。互联，是觉知整体性确实存在的唯一途径。人们对此有很多称呼：同步，共振，奇迹，宇宙及超宇宙的微笑，事件链条，宿命。无论你通过什么途径，只要能想起这些话语，就等于是自己的一次性人生中，沉思它们的价值。”

“我的意思是，这一切都不只服务于单次人生，这些都是主权个体的需要。我们所创造的一切，通过我们做出的所有体现，都服务于那个透过我们遨游的主权个体，都是为了荣耀那个整体，我们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我们体现有限的单次人生，同时也在体现无限，而多数人忘记的就是这一点。无限跟有限是合作关系，就好比无限租赁了这个身体-脑-心-人格-潜意识组成的构架，目的是在这个时空内生活，交互的体验并体现互联和分裂，或，也是更重要的，在两者的合作关系中兼顾体现它们。”

“合作？”男子问到。“两个如此本质的对立要素，如何合作？”

女子听得出，他的声调里充满了怀疑。她立刻想起，曾几何时，自己的话语里也出现过这样的波纹。但她决定，只用微笑安慰这个回忆。“方法就是不评判。这个方法适用于处理所有的对立。如果能不评判，就可以打造合作关系，并且，如果能打造合作关系，就可以不评判。我们放弃评判，寻找互联的迹象，寻找自己主权个体跟我们人类身份之间的沟通途径。”

“你是说，”男子开口，“这个不可见的意识住在很多很多的单次人生中，并且就是我们的真正身份，其他每个人都拥有这个无形的意识，这个意识就是我们所有人互联点？你给这个意识的命名是，个体-集体-整体意识。是这样吗？”

“对，正是如此。我们荣幸的获得自由实验的选择权：一是，通过实验寻找方法，把对互联的理解带入这个世界；二是，通过实验寻找方法，活在分裂中。如果选择了后者，我们就会只做个单次有限人生的意识，拥有身体，脑，心，人格和潜意识。如果选择前者，我们就能体现那个属于自己的无限存在的一颗粒子内，做整体意识的一部分—这个整体意识，就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

“总之，如果我们把自己看作主权个体，看作那个把自己编织在所有单次人生中的统一线索，同时也保持个体感，就可以在时空二元性中，体现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主权积分体身份，并活在那个身份里。也许不完美，但却对齐并觉察我们本质上的整体性。”

“为什么不完美？”男子问。

“因为二元性会滋生评判，评判又会滋生二元性。两者互相赋能，带来快速的进化。在地球上，我们活在时

空二元性的浓汤里，我们会评判自己，评判自己的体现和创造物。所以，我们的体现不会完美。但在互联中，不存在评判。互联是唯一途径，能在我们的核心与外表，主权个体与人类自我之间建立合作关系。我们必须放下评判，但仍然要保持分辨力，透过这个合作关系，中立的读取我们现实环境。”

“如何建立合作关系？”

“意愿，不，应该说是勇气，敢于活在单次人生的分裂人性中，并体验这个状态。通过清醒觉知自己能兼容两者而感到释怀。觉察到自己不会被来自他人，也就是其他时空的话语所束缚。有些人甚至认为，连这个觉察和对这种觉察的体现，也还是带有对立的评判色彩。这些人认为，放下所有的执着至关重要。就好比，战士们扔掉盾牌。”

“他们接纳那个角色。角色没有好坏之分，每个角色都至关重要，否则就不需要存在。这就是那个平衡力量，它持续推动我们物种奔向互联的方向-虽然，表面上，我们看起来正在滑向深重的分裂。”

“在我们的脑和心里，能出现此刻我们谈论的内容，这本身就表明，我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跟自己，跟所有他人之间是互联的，这就是理解到这一点的人们带来的体现。还有，我猜你一定会问，所以提前回答。是的，这些内容会翻译成行动，产生行为。行为只是认知的投射。我们对自己现实世界的认知，影响我们的行为，行为反过来直接影响我们的现实世界。”

“因此，如果我们在自己的现实世界内认知到互联，我们的行为和体现也将投射互联。个体-集体-整体意识只是自然辐射，这不是为了改变什么，不是为了教化任何人，或改变任何人。意识只是在演示整体性，积分态，以及我们全体共享的互联性。意识很清楚的知道，为了保持均衡，这种辐射也会进一步扩展分裂，这一切都是统一性和整体性的有机元素。”

男子开始用手指敲打手里的水壶。这种无意识的动作是身体语言。说明他很不解。“那么，我就要过双重生活。我需要同时做到互联和分裂。还要设法让自己不被这一切逼疯。怎样才能做到？我知道这样做的理由，也能理解，但怎样才能做到呢？我竭尽全力，也不能理解这个部分，我只是不...”

他的手指终于停了下来，他们在树下的领地又恢复了宁静安静。只听见远处井边，其他寻求水源的旅者发出的声响，他们的声音里充满了如释重负。

“你如果要学习什么，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是什么？”女子问到。

“需要很多时间和练习。”

“如果你在一件新事上，投入足够的时间和实践，就能学会怎么做？”

“...对，通常是的。”

“人能在自己天赋的范围内，学到东西，但天赋到底是什么？”女子追问。

“是一种天赐...嗯，我不清楚。社会告诉我，说让一个人拥有这样或那样的天赋，是上帝的礼物。”



“教育告诉我们，天赋就是与信念融合的认知，并且在时间和实践的镜头下逐渐呈现结果。天赋意味着更多的时间和练习。天赋甚至能牵引你进入无人探索过的未知领域。带你到达一个其他人无法到达的地点。这就是天赋的定义！我们能探索到未知领域，并因此扩展眼前现实维度的各种法则-包括行为，绘画，表演，著书，恋爱，歌唱，或生活方式。你可以通过天赋，扩展这些规则。整个宇宙没有人准确的知道，你的天赋会带我们走向何处，或何时呈现。天赋只属于你自己，你可以用通过天赋，在自己的现实世界和时空内，获得对互联法则的理解并力图扩展它。”

女子停了下来，仔细端详自己那双，在愈发黑暗的光线里几乎消失的手。“至于要怎样做...如何在同时体验和表达互联与分裂的过程中保持理智，就是你的独特天赋。你的天赋，就是以艺术家的精湛做好这件事。我们，以及这个时空二元性中所有的昆虫，植物，动物，人，和其他所有存在，都在做这件事。”

“你在这个世界里能拥有的其他一切，技能，成就，胜利，优势，都是你跟某种法则的共鸣，这种共鸣可能来自你的肉体，脑，心，甚至另一个平行人生。谁知道呢？但这些都发展出你的热爱。一旦有了热爱，你就会倾注时间和练习。”

“不过，不要混淆共鸣和天赋。这两者截然不同。天赋用来指导我们，如何在自己的现实世界里，维持互联和分裂这对本质矛盾之间的平衡。是我们自己的现实世界。不是其他人的。”

男子又开始敲打手指。“这种天赋来自何处？”

“与生俱来。你已经在使用。天赋是个人化的。不能被评判。每个人和存在，都拥有独自的天赋，用于在分裂和互联之间找到平衡。在哪里找到这个平衡，如何让这个平衡自我表现，是每个人的独一无二之处，也是我们对整体的珍贵贡献。”

“你...你是说，”男子开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天赋，就在我们的现实世界的时空内，根据自己的自由选择，在分裂和互联这两种状态之间漂移。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一种平衡，这就是我们的天赋。我的理解对吗？”

“在一个层面上，对的。”

“那么，你是说，我们的天赋就是如何活着。仅此而已。这就是我们的天赋？一个沿街乞讨的退伍流浪汉，也拥有活着的天赋？”

“你又在强调，那个分裂基调，输赢主题求生游戏，”女子说。

“不是天赋。所有的有形存在，无论是否有意识，都有个共同之处。就是都有一种天赋，就是为自己物种，找到分裂和互联这对本质矛盾之间的平衡。某个物种一旦持有这个平衡，就能让其他所有物种内的所有其他领域，都更容易持有这个平衡。这个平衡无限独特。从未以相同的方式达成过。”

“这个平衡瞬息万变，字面意义。对于个体-集体-整体而言，这个平衡永远独一无二。这也是个体-集体-整体意识的意义的一部分。我们一起共存在这种，遍布所有层面，所有空间和所有时间的平衡中。如果你能想象这个，就可以部分性的理解这个平衡，进而更容易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平衡。”

“所以，”女子继续说，“我们在所有人那里见证这个天赋。通过这种见证，我们可以创造出对所有人的赞赏，感恩，慈悲和理解。见证方法很简单，就是观察大家是如何为了保持个体和整体的平衡而扮演着自己独特的角色。那些具有高比例分裂，低比例互联的人，并不是在阻碍我们进入和平而和谐的世界，他们只是在提供一种独特天赋，通过倒退来给我们的正向进展带来平衡杠杆。”

“当然，要获得这种觉知，必须时刻觉察到，我们都是整体的有机单元。时刻要记住，我们每个人都不只是在求生游戏里竞争的骨肉之躯，同时也是一条维系统一的线索。”

女子完全静止，并闭上双眼。她仿佛在深深拥抱周边的沉默，寂静和漆黑。只有百万繁星和新月的暗淡光亮，照着她的脸庞。

男子也闭上眼，深深的吸气。

“只存在一种天赋，那就是，个体越过无限的时空，在保持平衡的前提下，通过自己独特的途径，变成整体。走钢丝的人，技术可以变得无比精湛，几乎能在钢丝上奔跑。但，无论技术如何精湛，如果跑的太快，也会掉下来。我们也是如此。其他所有二元对立，幸福和悲伤，成功和失败，作用都只是为我们在时空二元性中的跋涉旅途，提供娱乐和信息。”

男子轻轻咳了一声。“这个想法，貌似可以用来缓解残酷行为。总可以逃避着说：这些恶行很受欢迎，都是在为我们可爱的物种提供平衡。”男子的语气里加了些许嘲讽。

女子点头表示理解。“有时，在某个群体或个体中，分裂的比例变得过高，就会失去平衡，做骇人听闻的事。这些不是天赋，而是失衡，那是天赋的对立面。这些失衡也更应该得到理解和慈悲。这需要一种具备高度理解力的社会文化，知道过度的分裂，会带来不必要的负面行为。”

“不过，在整体性这个最广阔的回廊里，这些依然是整体的一部分。整体平衡从来不会出问题。只有单一个体或群体内的平衡会出问题，个体越是远离其他生命的体现，这种平衡就会变得愈发岌岌可危。”

“轻松，只能来自对互联的感受和觉察。轻松是一种流畅感，是一种跟更高级智能的连接感和深刻理解。我说的这种轻松，是意识层面的轻松。不是生理上的轻松感。这两者很不同。比如，我老了。我神智清醒的每一秒，身体几乎都在疼痛。疼痛一直都在，只是强度不同。但我的意识，却一直可以和风拂煦的流动，仿佛吹拂着一片美丽湿地生机勃勃生态体系。我一生都可以处于这个状态。要做到这个，单纯只需要知道这个道理即可，这种理解将会准确无误的找到进入我们思想和情绪的途径，并届时影响我们的行为--也就是影响我们的现实世界。”

“噢，行为才是最重要的，对吗？”男子悄声评论，仿佛在沉思。“但，对我们而言，行动也是最难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理解，并且更多是因为不想理解。”

“为什么会那样？”男子问到。“我搞不懂了。”

“记得吗？我们都有各自需要保持的平衡。”

男子点头。“记得...”

“假如，每个人，所有人类都突然转化到 99% 互联状态，只剩下 1% 的分裂，你认为会怎样？”

“世界会改变...？”

“世界会陷入混乱，”她迅速纠正到。

她暗自轻笑。“我给你讲个故事。我有个男性朋友，有些像你，有一次，他希望证明行为比思想更有力量。我以为他在开玩笑。这不是很显然吗？于是我建议，他用念力打我一拳，然后我在肉体层面打他一拳。这样我们就可以判断，到底那个更有力量。”她在回忆中对自己微笑。

“让我超级吃惊的是，他居然真的同意了我的建议。于是，我们开始挑战。他闭紧双眼，要求我在十秒后再打他。我感到那个要求很合理，就答应等待。10 秒后，他举起手，仿佛要说...可以开始了，打我吧。但我失去了打他的兴致。我无法打他。我不想打他。我不可能打他。”

“随后我问他，他在那 10 秒中想了什么，他微笑着问我同样的话。于是我恍然大悟。他用思想和情感组成的精神世界笼罩了我，我顺从的聆听，那个瞬间，他成了让我敬重的师长。我别无选择。他了解我的人生观，也知道我会遵从他的念头和情绪，即使我听不到也看不见这些念头和情感。”

她停下来，中指伸向年轻人，并径直的凝视他。

“绝不要以为，我们的思想和情绪不如行为有力。我们的行为，不可能与思想和情绪背道而驰。精神和行为是同一生灵的两条腿，总是走在一起。虽然看起来不同，但两者是一体。作为主权个体，两者是一个。因为思想和情绪总是率先发生，行为紧随其后，所以思想和情绪是催化剂。这两者是强有力的伙伴。如果思想和情绪聚焦于互联，他们催化出来的行为也具有互联性。”

女子吃力的起身，在树干的些许帮助下，站了起来。男子也随着她站起身。那棵松树最低处的分叉，离地大约 7 英尺，正笼罩在他们上方，仿佛来自天堂的巨手。“天色已晚，并且我只能坐这么久了，朋友。我期待能再度遇见你，但希望下次不要是为了找水。”她微笑着转身走开。

“等等！”男子几乎大喊起来。“你不需要带些水么？？我的可以给你。我可以去镇上再搞个水壶。”

她转回身，摇了摇头。“我不需要。水会来找我。”

男子朝她跑了过去。“给，我劝你带上这个水壶。我比你更容易搞个新的。”

“也许是那样，但我知道，只要我有需要，就能得到水，”她温柔轻触年轻人的脸庞，说。“但，谢谢你的好意。”

她再次走开。男子目送她在黑夜中，好比身穿黑袍的人影悄悄隐入黑暗次元的缝隙。

女子在黑夜里消失之后，男子起步离开。他手里的水壶，已经开始强调自己的沉重。

这时，一个陌生人伸着手朝他走来。“如果它太沉重，我可以帮你减轻负担。”他友好的咧嘴轻笑。

男子把水递给他，陌生人喝了几秒后，充满谢意的把水壶还给男子。

“谢谢你，”陌生人用衣袖擦擦嘴说。“刚才跟你聊天的女子是谁？”

男子并没有察觉到，刚才有人旁观他们谈话，所以这话让他吃了一惊。“你是谁？”

“我是个陌生人。”

“你叫什么名字，陌生人？”

“这么叫我即可。”

“你希望我叫你陌生人...噢...你在这里视听了多久，？”

“我恰好坐在这棵树的背后。”陌生人指着他俩在下面谈过话的那棵树说。“我能听到一切。但什么都看不见，但我能准确的告诉你，你们每次喝水，都让我感到更口渴。”他点着头说，简直像个感叹号。

“那是私人谈话，你应该知会一下。”

“说什么呢？”

“嗯...告诉我们，你在那里。自我介绍。”

“我刚知会完。我不想打断你们。我发现那是段最...最不寻常的对话。她是谁？”

“我之前只见过她一次。没有问她姓名。”

“但，你却第一时间问我姓名。为什么？”陌生人问到。

“我也不知道。”

“她这样的人，谁都不想失联。她是个预言者。”

“预言者？”男子吃惊的重复到。“她为何是个预言者？”

“她好像知道未来，”陌生人说到。

“我认为，没有人能够了解未来。”

“她也许不知道明天的事，但知道总有一天会发生的事...她知道。”

“噢...”

“不过，”陌生人说到，“谢谢你的水。我要走了。我前方的路还很长。”

“请宽恕我刚刚的疑问，”男子说，“但我很好奇，你能理解我俩的谈话？”

“你的每个问话，刚好都是我想问的。她的回答很合理，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合理，如何的合理。那好像...好像非常简单，正因为过于简单而难于理解。这种不理解，不是因为内容复杂，而是因为我自身复杂。这其实很简单，所以我能想到。”

“精辟！确实是这样，我也一直试图理解这一点。我怎样才能放下已经习惯了的复杂性。”

“要忘记过去的知识和技能，确实很难，”陌生人摇着头说。“那需要主动抛弃旧内容，为新内容腾出空间。这类知识和技能，跟如何系鞋带这类内容不同。这个关于，我是谁，我们所有人是谁，这个最本质的知识。”

“你做到了吗？”男子问。

“尚未。”

“为什么？你认为不值得做吗？”

陌生人欲言又止。他长叹一声后，才开口到。“我认为，关于平衡，她说的对。我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放下所有那些，一直在我的脑内和心中盘旋的过往复杂性。我依然玩那个求生游戏。我依然活在各种社会习惯里。我无法在某个神奇的瞬间，放下所有一切。”陌生人打了个响指，清脆而响亮。

男子将水壶放在地上，表示要多坐一会儿。“但，你认为这些很有道理？”

陌生人没有开口，并交叉双臂，仿佛在沉彻底思那个问话。“我只能说，我不否认这些，至于我还不能接受的那些内容，只能等待。她说过，我早就知道这些内容。只是忘了，需要忆起。当我准备好之后，它们就会出现。”

陌生人说完后，指着水壶说。“我离开前，能否再喝一口？”

男子点头。“当然。”

陌生人喝了一大口，然后把水壶放回地面。“我履行承诺，为你减轻了负担。谢谢你允许我如此。”

“很高兴能分享，”男子说。

“还有，我旁听了你们的对话，这里表示抱歉。不过，你们来之前，我已经在那树下，这也许是个托词。我正在睡觉，你们的声音惊醒了我，我醒来后，就开始聆听。我只需要听。因为，是你在替我提问。你的每个问话，都恰好是我想问的。这个也要谢谢你。”

男子点头评论到。“你真是个很开明的人。”

“其实不然，”陌生人风趣的说。“平均水平。”

“我认为，你绝不是平均水平，”男子说。

陌生人靠近男子，压低声音说。

“接受这些内容的人，其实很多。非常多。”

然后他就转身走开了。只留下他的耳语悬浮在空中，俨然暗夜里的明亮云朵。

(完)

